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四十五回 甘露寺禪房花燭 介壽堂忍慟會親

話說夢玉同梅解元正在暢談，見薛蝌出來指著笑道：「真是造化，合了周堂，後天是婚嫁吉日，就娶竺姑娘過來，請姑丈在這兒做主婚。三舅母聽說鄭家的親事，既是老太太彼此說定，姑娘家終身大事，豈是叫人說著玩的？薛、竺既已聯姻，三舅母情願聘鄭姑娘與夢玉。同竺姑娘一樣，雖是薛家出名，總是祝家媳婦。王、鄭兩家亦照此例。請梅姑丈寫書子稟知老太太，說三舅母備下定禮，專差家人前去，下定過禮，等竺姑娘做親之後，同母親去給老太太補拜大壽，就給夢玉迎娶鄭家姑娘。」梅解元笑道：「舅太太這樣辦法，實在千穩萬當，鄭、祝兩家無不歡喜。我就寫下書子，叫徐忠派個妥當家人同這裡管家去辦喜事。若說叫我在這裡看夢玉做親，這件事斷不能遵命。我好不容易脫身來閒逛兩天，斷不肯等著做親家。再者我那些朋友同我一樣脾氣，這會兒已等的著急，還等到後日呢！這件事斷乎不能。我到周則古家去寫書信，你們備辦妥當，就去找著徐忠一同起身，倒別耽擱。」梅解元說畢告辭。薛蝌款留不住，只得同夢玉送至大門。兄弟二人轉回上屋，見沈夫人帶著姨娘將禮物全行備辦齊集。派老家人柴福、蔡升前往鎮江鄭府下定過禮，就便備下公館伺候。薛姑太太命薛蝌去見竺太太知會後日迎娶之事，若是依允，以便收拾料理。薛蝌答應，自往竺家知會不提。夢玉趕忙寫家信，差茗煙交與徐忠差人回去。早飯以後，薛蝌轉來說道：

「竺太太無不遵命。但是竺小姐從未一日離開老母，家中只有小丫頭一個，難以照應服侍，總要姑爺入贅。三朝後，連竺太太一同過來，彼此都可省事。」薛姑太太點頭道：「倒也使得。明日過禮，後天早上你送兄弟過去，看拜過堂，回來家裡陪客。」沈夫人道：「就在我這兒熱鬧，諸事便當，人手又多，何必你又家去？你兩個姪兒的兩處院子全是空著，就娶了回來也礙不著誰。況且還是贅過去呢。」薛姑太太道：「我家去同在這兒一樣，嫂子既這麼說，依著你辦罷。」吩咐薛蝌：「回去同你媳婦備辦過禮物件，只將我的東西擺上點子，也就使得。」

將王、薛兩處本家知會個信兒，後天請過來吃杯喜酒，就叫這兒姜廚子內外辦十二席，也很坐得過來。」薛蝌答應，遵著母親吩咐去辦。門上蕭桂同他姐夫徐忠幫著陳設燈彩。

富貴人家辦事，全不費點氣力，不多大工夫，諸事停當妥貼。次日薛蝌親自送禮過去。竺太太那邊並無一位爺們照應料理，只得拉住薛二爺做個接親主人。薛姑太太知道那邊無人辦事，派茗煙過去跟著二爺料理新房，倒熱鬧了一夜。

這日，正是乘鸞吉日，早面之後，沈夫人、薛姑太太裝扮新郎，派三處老管家帶著家人、小子簪花披紅，鼓樂細吹，用大學士全執事大轎，送新郎過去入贅。薛蝌照應拜堂見禮。不但竺太太母女喜的說不上來，連周府上的內外無不歡欣鼓舞，喜笑顏開，都給竺家母女感贊不已。這竺小姐名叫九如，因孝心感動觀音菩薩，成就了夢裡姻緣，真所謂稱心快意。奉母命開了長齋，同夢玉說不盡那番恩愛。

薛姑太太在沈夫人宅裡擺了一天喜席，將幾位親熱些的姐妹、姑孀留著，後日接新人同親家太太回來。沈夫人收拾新房同竺太太的住處，剛料理完畢，不覺已是三朝，請周老太太們做送親，塚宰第甚屬熱鬧。夢玉夫妻十分感激薛家繼母同王三舅母，拜見之後，另又磕頭。竺太太亦感戴之至，再三拜謝。

薛、王兩家無意中與竺太太成了眷屬，彼此甚為親熱相契。

歡樂之中，不覺已過數日。柴福、蔡升差人回來稟知，鄭府親事業已下定過禮，公館已預備現成。祝老太太專人迎接新人同親家太太，另又專人接請王、薛兩府的夫人、太太。沈夫人同薛姑太太商量道：「我本來要專誠去給祝大媽補拜大壽，順便到金山寺去做幾天水陸功德道場。這會兒祝大媽連次差人來請，咱們不用耽擱，這就走罷。你家墳墓已收拾完結，沒有什麼事務，帶著二外甥夫妻同到鎮江拜過壽，就叫他們前去赴任。咱們完結鄭家親事，差不多大姐姐也快到了。姐妹們一路同了回來，豈不有趣？」薛姑太太應允，趕忙吩咐收拾。

徐忠、趙祿不住來催夢玉，請太太們早晚就去。雖不明言，大約說三老爺病的不好。夢玉十分惦記，飲食俱減。竺九如心中著急，忙催著收拾起身。老管家們備下幾號體面大船，扯著宮保大學士桅旗，朱牌門槍十分壯麗。沈夫人帶著派去得用的姑娘、媳婦同薛、竺兩太太、夢玉夫妻辭行上船。夢玉留趙祿趕著催修房屋，餘者帶回家去。

開船一日，徐忠私下對夢玉道：「傳聞三老爺有不在的信兒，不知真假，大約凶多吉少。」夢玉道：「二老爺不寫書子，用竹紙寫幾句，催我即速起身，我就有些動疑。如果有些什麼，這怎麼好呢？」徐忠道：「那是各人壽數，不能相強。倒是恐防苦壞了老太太，他老人家是最要緊的。大爺回去，要寬解才是。」夢玉點頭，甚覺傷感。江面上正是當梢順風，次日下午已抵江口。祝府家人早已飛奔前去通信。各座船剛要收入口內，只見茗煙進艙來說：「二太太、姑太太同大奶奶們親自來接，船在江口，各船都已知信，灣在一處。」薛姑太太同竺親家、新媳婦俱到沈夫人座船，以便相見。

夢玉帶著徐忠、茗煙先去迎接，見桂夫人們兩三號大船攏將過來，緊靠沈夫人座船幫住。茗煙扶著大爺先上船去，急忙進艙。梅姑太太笑道：「陶朱公載得西子歸矣！」桂夫人道：「這怎麼說呢！才離家，就騙了人家一個姑娘。」夢玉上前磕頭請安，給海珠、秋瑞問好，江蘋、春燕、金鳳、長生、蝶板給大爺道喜問好。

嫂子們回說船已靠定，桂夫人吩咐夢玉，且同過去會了新親，還有說話。眾家人、小子鋪穩船板，左右搭住扶手。桂夫人、梅秋琴、海珠等剛過船來，沈夫人、薛姑太太、竺太太早已迎出頭艙，夢玉在旁通知姓氏。桂夫人笑道：「沈四姐姐，自從我十三歲同你分手，誰知今日才得見面，還給我娶個媳婦。」沈夫人笑指道：「這是咱們親家太太，這是你薛家二姐姐。」桂夫人亦將梅姑太太、海珠、秋瑞通過名姓，彼此讓進官艙拜見行禮。王、薛、祝、梅四姐妹，另又拜謝一回。薛姑太太命媳婦邢岫煙領著夢玉夫妻全行拜見。眾人禮畢，讓坐送茶。

桂夫人姑嫂見竺姑娘莊靜美麗，十分歡喜，向竺親家深為贊美，竺太太謙謝一番。岫煙同海珠們雖是初逢，也甚契合。

老姐妹敘談一會，送過果茶三道，桂夫人對沈夫人說道：「我頭一條兒是接親家同二位姐姐，第二件是說鄭姑娘的親事。老太太接著梅姑夫同夢玉的書信，歡喜的使不得。鄭大姐姐亦當面應允，收下王宅的喜禮，回了八字允帖，等四姐姐來商量，擇日出嫁。誰知他三叔現已去世，家中有了孝服，此事難以舉行。」沈夫人們大為驚歎，夢玉忍不住掩面而哭。梅姑太太止住道：「你且別哭，還有說話。鄭姑娘往常給老太太逗趣兒說個笑話，自從那天定下親事，鄭大姐姐將他帶回家去。接著三兄弟不在了，老太太悲傷的飲食不能下咽，一家子急的什麼似的。因此同鄭大姐姐們再四商量，夢玉一進門，身上就有了期服，斷不能再辦喜事。況且大哥的信兒亦來的很緊，不過老太太跟前護弄一天是一天，再有別的那更難了。這會兒商量出個絕妙主意，請四姐就在這船上將鄭姑娘娶過來，拜了花燭，完結這件親事，同薛二姐姐各人帶個新媳婦去，叫他老人家瞧著歡喜。明日是三兄弟頭七唸經，老太太若再傷心一哭，實在要命。全靠兩位姐姐同親家太太、新媳婦騙過這苦勁兒才好，不知四姐姐以為何如？」沈夫人笑道：「這樣辦法最簡絕妥當，總要鄭親家肯依才得。」桂夫人道：「鄭大姐姐咱們業已說明，這會兒帶著姑娘、汪二姐姐們在甘露寺等候。」沈夫人道：

「甘露寺是後漢烈帝拜見吳國太之所，乃是婚姻吉地。咱們到那兒會親，倒很吉利。」桂夫人大喜，吩咐都往甘露寺去，祝府早已備下大轎伺候。桂、沈兩夫人急忙中敘幾句當年閨中舊事。梅姑太太陪竺親家談些仰慕的客話。惟薛姑太太見秋瑞的品貌與香菱相似，未免動了一片傷感。兼著紅綬當年與香菱最為相得，這會兒瞧著秋瑞，就像遇著香菱的陰魂一樣，驚喜的說不出話來。倒是秋瑞見薛姑太太僕僕想是前生緣分，由不的十分親熱。

座船抵住甘露寺碼頭，夢玉伺候上轎，一同都到寺裡。長老山門迎接，同進大雄殿，鳴鐘播鼓，拈香已畢，薛蝌上前給桂夫人

們道喜拜見，桂夫人亦再三稱謝一番。邀著沈夫人們來到方丈，梅姑太太指道：「頭裡站的就是鄭大姐姐；左邊是顧二妹妹、江五姐姐；右邊是汪二姐姐同三嫂子；後面是家幾位奶奶。」沈夫人們忙走上前，聽見裡面奏起細樂，眾位太太站在門口謙遜一番，彼此來到方丈。只見燈彩輝煌，紅氈滿地。

桂夫人笑道：「且慢見禮，吩咐奏樂。」海珠、秋瑞拉著夢玉、九如一齊站在紅氈上，金鳳們過去，推開碧紗，裡面馮、金、陳、馬幾家媳婦扶著鄭汝湘出來同夢玉們一字兒站定，向上跪拜。禮畢轉身，夫妻交拜。桂夫人同梅姨太太將沈夫人扶坐中間椅上，命夢玉、汝湘雙雙展拜，沈夫人瞧著十分歡樂。受拜之後，與鄭太太兩親家拜見道謝，眾位太太、奶奶彼此見禮，讓坐送茶。

薛姑太太笑道：「我因小兒順道回家修墓後就要往太原赴任，不意途中與柳太太母子相逢，無意中得了兩個女兒，同柳家結成親家。再也想不到夢玉承繼與我，同竺太太得做兒女姻親。誰知三嫂子這空兒得個現成媳婦，多年不見的姐妹今日相逢。實在是重重的喜事。」沈夫人道：「咱們頭一條是給老太太補祝大慶，送你的新媳婦來，就著夢玉娶鄭姑娘，要大熱鬧幾天。誰知老太太正在發煩悲苦，倒委屈咱們鄭姑娘，在這兒且從權拜過花燭，總必得到我公館拜謝親家，才成大禮。」

鄭太太道：「親家太太真是大家禮數，一些不錯。因見老太太悲子之心過於傷感，眾人都瞧著過意不去，再四想出這從權的道理，要仗著親家同薛二姐姐們給老太太解些悲苦。明日是三老爺頭七唸經，等著夢玉去拜經回禮。他這會兒親事業已完結，讓他先去成服。咱們帶著媳婦們一堆兒同去，叫老太太一會兒歡喜不了。」桂夫人道：「沈四姐姐同薛二姐姐都是咱們自家姐妹，諸事什麼些兒，都可使得。再沒有竺太太新親上門，咱們未免過於簡褻。」竺太太道：「兒女至親，何分新舊？將來正要仰邀老太太慈蔭及諸位親家姐姐們垂愛呢。」顧四太太笑道：「都是自家人，不須過讓，就叫夢玉去罷。咱們用完果茶進城，也就不早。」桂夫人吩咐夢玉先去，命媳婦趕忙擺上茶果，挨次讓坐。沈夫人吩咐，將行李等項連薛姑太太的一籬腦兒都搬入咱們公館，丫頭、媳婦各派三兩個跟往祝府，餘下的俱往公館料理伺候。分派已畢，太太們略坐一會，彼此相約一齊上轎。眾家人、小子各分一半跟班與押行李，十分熱鬧。

夢玉騎上駿馬，跟著茗煙們先進城去，無心看那景致，催馬急走，不覺來到家門。猛抬著，瞧見門上喪帖，忍不住淚如泉湧。急到大門內下了牲口，聽事家人上前請安。同進外宅門，查、槐老管家給大爺道喜。夢玉指著茗煙道：「這茗煙是我新得的舊人，給他上了檔子，回過二老爺專派他伺候我罷。」兩老管家答應，說道：「三老爺供在崇善堂，一會大爺舉哀，別高聲大哭，叫老太太聽見又要傷心。這幾天內外著急，大爺進去逗個笑兒，別要他出眼淚。等著親家太太們來，騙過幾天就好了。」夢玉點頭問道：「二老爺在那兒？」跟班的答道：

「在玉樹林同鄭姑老爺們說話。」茗煙跟著大爺竟任意園玉樹林來，聽見笑語之聲。

夢玉走進花廳瞧見諸位長輩，忙上前請安，另給鄭大姑夫同二叔叔磕了幾個頭。祝筠笑道：「好造化，又得了人家兩個好姑娘。望你回來給老太太開心，這幾天連我都怕見他老人家的面兒，一見就哭。鄭大姑夫是我留在這兒，一會兒王三舅母們到來，咱們就在春暉堂擺共擺兒拜見就完了。你進去，三叔靈前別大聲哭，且磕個頭兒，去見三孀子，狠狠的勸慰幾句。

將眼淚擦乾，再到老太太屋裡請安。不用提三叔叔那一條兒，只將你做親的話逗個笑兒。」夢玉連聲答應，趕忙退出花廳，無心同眾人說話，竟到崇善堂西屋。瞧見孝幔悲不可解，啟幔進去，撫著材叫聲「叔叔，夢玉回來怎麼就不見面？」一言未了，握著臉低聲慟哭，十分傷感。茗煙再三勸住，哭拜一回。

走來道過恩錫堂，知道鞠太太業已搬進宅來，隨到蕉雨山房請安。鞠冷齋老夫妻喜慰幾句。梅春因值課期，剛才脫稿。哥兒們彼此問好，夢玉道：「王家舅母們馬上就來，你代我接待照應，我去見老太太呢。」梅春答應，夢玉辭出。過了忠恕堂進垂花門，老管家婆們相見甚喜，說道：「見了老太太千急別出眼淚，就惹亂兒。再者三太太身上有事，這兩天悲苦的要死，你再去引著傷心，那更不好了。只可想著話兒勸解才是。」夢玉點頭答應。

過景福堂剛到甬道上，那怡安堂卷棚下的嫂子、姑娘們瞧見大爺，真是野鳥烏鴉似的一群飛過來，每人都要問句好。夢玉答應不及，只有點頭亂應道：「好，好，好。」宜春、雙慶笑道：「咱們同四個姨娘正在這兒給新大奶奶收拾屋子，還要給親家太太預備房屋，橫豎總不傷大爺的臉。」夢玉笑道：

「過一半天，給姐姐們磕頭道乏。」李嫂子道：「快去見過老太太，好等著接新丈母。」夢玉含笑轉身往介壽堂來，迎面遇見四位姨娘，忙上前請安。荊姨娘道：「老太太等著見新親，叫咱們好好兒收拾住房。你千急別引他發煩！太太們快來了，過幾天再吃你的喜酒兒罷。」四位姨娘各去辦事。

夢玉不進介壽堂，先往承瑛堂，走進院門，只覺滿目淒涼，卷棚下有兩個聽事的姑娘、嫂子，都靠著欄杆打盹兒。啟簾進去，見石夫人同芳芸、紫簫在桌邊調藥，上前跪上請安道個。

石夫人觸起傷心，淚下如雨。芳芸道：「太太今日很不舒服，現在服藥。若鬧點別的岔故，媳婦都要活不了。」紫簫、夢玉亦再三苦勸，石夫人止悲問道：「你又得了媳婦？剛才見老太太怎麼個歡喜？」夢玉道：「還未曾去見老太太。王三舅母們快就來了。」石夫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咱們閒了再說，你快去見老太太，別要引他悲苦。」紫簫道：「老太太哭了幾聲，氣疼的昏暈過去，駭的眾人要死。沾著眼淚，痰氣就往上衝，很要小心要緊。」夢玉點頭答應。辭出往介壽堂來，卷棚下，姑娘、嫂子俱用手亂招。剛上台階，五福笑道：「老太太等接新親呢。你上去別提承瑛堂一個字。」夢玉同嫂子、姐姐們問個好兒，忙啟簾進去。見老太太坐在雲蝠椅上，兩旁站著三多、吉祥，忙上前跪下抱腿請安，說道：「王舅母們隨後就到，叫先給老太太請安。」祝母歡喜道：「我的寶貝孩子來了，怎麼你不惦記我，直到今日才來？」夢玉將頭睡在老太太膝上，答道：「王三舅母同薛家媽也同老太太一樣，疼的像個寶貝似的，一步兒也不放開。總說」等著一籬腦兒去給老太太請安，他老人家是個母壽星，活菩薩，咱們去沾點兒福氣，還要拜在他老人家跟前做個老女兒。」祝母摸著夢玉的臉，喜笑道：「小油嘴，倒會說個話兒！我那有這樣福氣，得宰相夫人、宰相妹子做女兒？他們如不嫌棄，咱們常在一堆兒也就有趣。不來就罷，既來瞧我，斷不能叫他們回去，總要等你桂三舅母、賈家丈母到來，做他一個大會親的團圓會，這才有趣呢。薛家媽怎麼將個竺姑娘娶了給你？說給我聽。」夢玉將入夢之後，遇見薛家媽同到宅，如何與竺家結親完姻之事，從頭細說一遍。祝母笑道：「別說我瞧見好姑娘就要想著給你做媳婦，誰知薛家媽同王三舅母將人家好姑娘娶了送給咱們做媳婦，這個疼你手兒還了得！咱們也得回個禮兒才是。」夢玉道：「薛家媽二哥同二嫂子將咱們送到了就要去引見赴任，我聽見盤費不很充足，我想著要求老太太賞我幾個錢兒，拿去送他。」祝母不覺大笑道：「傻孩子，幾個錢就想送人？不夠人家做賞封呢。等我對二叔叔說，自然辦的妥當。我聽見你王三舅母辦下公館，他帶的人想也不少，公館隨他備下，各人便當。我已派姨娘們在富春閣給三舅母同薛家媽備下住房，牀帳等項俱已齊備。後面那一帶廂房，不拘多少丫頭、媳婦總住他不了。又將瓶花閣西院裡那幾間屋子收拾給竺太太娘兒去住，彼此都有個照應。你說這主意可好？」夢玉點頭笑道：「老太太吩咐的一點不錯。三舅母家宅子同咱們的不差什麼，也很像個樣兒。不拘什麼公館，再沒有那樣舒服，到富春閣很可住得。一會兒老太太將王三舅母留著，別放回公館。」祖孫正說的高興，五福上來回道：「親家太太們來了，二老爺同鄭姑老爺們都在春暉堂見禮」祝母聽說，吩咐夢玉快去迎接。夢玉答應退出，瞧見那些該班執事的各人預備伺候，這會兒無暇應酬，彼此點頭含笑而已。

剛到怡安堂，遇見修雲帶著文來正要往垂花門去，兄妹問好。修雲笑道：「我又多了兩個嫂子姐姐，實在熱鬧。掌珠姐姐坐了小月，你也不去瞧瞧。」夢玉道：「我進了垂花門，何曾有一點空兒？好容易護弄的老太太沒有出眼淚，這才放心。

連妹妹那兒沒有過去瞧瞧。這會兒太太們在春暉堂見禮，有會耽擱。妹妹同我到海棠院打個照面，咱們一同出去。」修雲應允。

兄妹兩個進了院門，翠翹們瞧見笑道：「大爺這會兒新奶奶多著呢，剛才走過院門，連頭都不回一回，真個的有了新知，忘了舊好。」修雲笑道：「別委屈咱們大爺，實在是沒有空兒過來拜望，他不分新舊，總是相知。」夢玉笑道：「還是咱們妹妹不錯。」兄妹走進套間，見掌珠倚著個大繡枕，坐在炕上笑道：「今日大爺更忙的利害，連個影兒咱們也夠著瞧不見。」夢玉先問個好，說道：「剛才修妹妹說，姐姐害的小月病。我不知道這小月病是個什麼症候？想來是受些風兒，不然一准著了涼。」掌珠抿著嘴兒，迷迷笑道：「我的症候，不用你管，倒是洗個臉擦掉那些淚痕，接待新奶奶去罷。咱們這院裡不用你來討嫌。」翠翹端上熱水，伺候大爺洗臉。夢玉躺在炕上笑道：「我要在這兒討個嫌，愛依不依。」修雲催道：「快些罷，垂花門傳了點呢，我可要去了。」夢玉起身洗臉，換過衣服，同修雲離了海棠院，走景福堂夾道。

剛走出院子，見各堂執事姑娘、媳婦們分兩班齊集站著，一眼望去，都是青紗單褂，月藍紗裙，兩鬢上俱帶翠花。兄妹正往前走，見竺太太頭一位已進垂花門，第二位是薛姑太太，第三位是王三舅太太沈夫人，第四是薛二奶奶，鄭姑太太同桂夫人們一同進來。後面是海珠姐妹，一群仙子冉冉而來。修雲報怨道：「都是你耽擱，這會兒站在院子中間，上不了前，退不了後。這是怎麼說呢！」夢玉笑道：「你快別言語，跟著我來。」瞧見竺太太們走的相近，忙上前說道：「修雲妹妹，在此迎接。」竺太太同沈夫人們拉著修雲十分歡愛，贊美幾句，同到景福堂。

沈夫人對眾人道：「竺太太本是新親，應行大禮，因這兒有不便之處，一切儀文全行刪減。剛才見諸位親家又行過一回禮，若再要挨次拜見，我可實在玩兒不開。莫若咱們老姐妹竟打伙兒一團拜，玉哥兒、魁哥兒同姐妹們也是一團拜，咱們略歇歇腿兒去見老太太。這主意可還使得？」桂夫人笑道：「四姐姐這主意固然很好，叫竺太太瞧著，未免過於什麼些個。」竺太太搖頭道：「我這幾天賤恙復發，頭暈氣急，多磕個頭兒都是勉強，若行大禮，實在來轉不及。」梅秋琴道：「竟依著沈四姐姐，這樣最好。等著鞠太太來，一堆兒團拜罷。」太太們一齊坐下。

不多一會，聽差的跟著鞠太太進來，桂夫人指著代通名姓，彼此敘過幾句久抑的寒暄客話。讓竺、鞠兩親家為首，眾位太太花枝招展，一齊團拜。夢玉們行過禮，弟兄姐妹又團拜一回。

會親禮畢，讓坐送茶。沈夫人笑道：「我同這兒多年親誼，從未往來。那幾年原想著要來瞧大妹妹，一來是道兒過遠，出門費事，二層是呆不癡兒跑來，叫人討嫌。再想不到由咱們姑太太面上成了至親。可見前生結下緣分，憑你是誰，也總躲不掉的。剛才一見諸位姐姐們，都傻好兒的親熱，早知並不嫌我，前幾年就在一堆兒的鬧熱，還等得到這會呢！」薛姑太太笑道：

「嫂子說的不錯，我若早知有這承繼兒子，也不往四川去受那幾年的罪。」眾位太太正在用茶敘話，見垂花門老管家婆上來回話。不知回的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